

## 秀水苑



夏花 千岛美鱼 摄

### 炬杆(骨)

■一酸

在我零碎的儿时记忆之中,有这样的物件,是夜间出行的必备物品。当时,因没有手电,晚上外出,若没月亮,只能捡一根带上,用火柴极易点着,冬天往火盆里一塞,“扑扑”一吹也就着,到达目的地,用脚一踩火就灭了。此物,遂安当地的方言叫“炬杆”或是“炬骨”,因地而异,发言有所不同。在老淳安的发音中更多的是音同“麻吉管”。

每年秋季,葵花收回来后,村民们就把葵花杆捆起来扔到小溪里,用石头压住,大半个月以后捞出来,此时外边青皮已经浪去,用手指轻轻一剥,中间如海绵般圆柱形的芯便一根根翻出。去皮去芯的葵花杆洗净后,晒干就是炬杆(骨)了。从方言的发音来看,说“杆”是比较好理解的。而汾口那边说“骨”,其实也不费解,而且更具韵味,从制作工艺来看,最后剩下的是“骨”质的精华,便是褪去繁华而独留风骨之意,多少带些历史的沧桑之感。

那时邻村只要放电影,就会有一群好赶热闹的人约在一起去邻村看。尤其是在过年前,农闲之时,村民们有的是时间,所以记忆特别深。而年底也刚好是农历月底,天上没有月亮,晚上出村必定要带上炬杆(骨),以便回来走路有个照明。炬杆不是很烧,一根长点的能点上一里路也就差不多了,所以同去的人都会带上一根,当一根烧完,另一根立马接上,真如一场照明接力。社会在进步,被赵本山大爷说成是家电的手电筒渐渐地在农村开始普及,炬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只存在于人的记忆之中。有了手电筒之后,去邻村看电影也就不再结伴而行了。社会也就如此,当你能单打独斗的时候,集体的意识也就淡下去了。

如今的农村,路灯也不算什么稀罕事物,手电筒照样被淘汰。而在我的脑海经常浮现出一些儿时的画面,漆黑的夜晚,点点火光正在赶夜路,顽皮的小孩拿着燃烧的炬杆在黑夜里画出了美轮美奂的图案,这图案如流星般即刻消失在黑夜之中,留给黑夜瞬间的美感。

### 骑行杏家岭 寻访古牌坊

■土铎

上梧杏家岭有座古牌坊,我小时候就见过。据说这座古牌坊在文保部门还没有记载。为了证明眼见为实,为了一份责任,我决心再到实地寻访一下。毕竟几十年过去了,岁月流逝,物换星移,景物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一个星期六,本想开车前往,后来考虑到淳杨线正在改建,路肯定不好走,一时犹豫不决。直到下午一点半钟,才决定骑行前往。

一个多月没有骑车了,检查一下发现轮胎的气压不够,于是先骑到明珠美丽达店去冲冲气。由于急着赶路,到了南山发现太阳镜忘拿了,骑行没有太阳镜是不行的,有了太阳镜可以在骑行过程中挡风沙,防飞虫,遮阳光,于是又返回。这一折腾花了近20分钟,时针已指向下午2点,得抓紧时间,争取在晚上八点以前赶回家。

午后的太阳似火,毒辣辣地烤着大地,从旅游码头到上江埠大桥走的是骑行绿道。过了上江埠大桥后,眼前是尘土飞扬,黄色的、铺天盖地。铲车、运输车来回奔驰,机声隆隆,这是淳杨

线改建工地,建设者们顶烈日、冒酷暑、战高温,洒汗水,他们的吃苦精神感动了我,并且也增添了我骑行的力量。

下午4:30到达上梧杏家岭,一看公路里程碑正好显示还有39公里。杏家岭这是一个自然小村落,户数、人口不多,大部分是移民后靠上来的。现在这个村成了安吉乡的工业园区,有好几家工厂都落户在这里。我找遍了整个村落,却未发现古牌坊,难道倒塌了?拆毁啦?

古牌坊你到底在哪里?带着疑问,我开始走访农户,见一老农,我递上香烟问:“请问这里原先一座牌坊在哪里?”“噢,牌楼?有,就在前面十几米处,你看地址都建了新房了。”“那牌坊呢?”“牌楼拆了!”“拆到哪儿了?”“排岭,一个什么岛上。”“什么时候拆的?”“94年吧”。

牌坊的下落找到了,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,时间不早了,还要赶回县城,于是我不再多问了。

今天既找到了古牌坊的下落,又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,可谓满载而归,真是一身汗水没有白流,即便手臂大腿晒红了,也是值得的!



千岛湖泼水乐

是与非 摄

### 楼下花猫

■小桥流水

不知何时起,楼下多了一只花猫。准确地说是一只流浪猫,白底黑花,干干净净,挺可爱的。

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这只花猫来的,最先觉得小花猫的出现是在几个月前。当时,楼下小区里整治卫生,因邻居家的柴间里突然蹿出一只花猫,瞬间跳上一辆停放在院内的轿车顶上,朝着一大帮人“喵喵”地尖叫,似乎人们打搅了它的美梦而引发些许的不开心,便朝着人大发脾气。

打这天起,我似乎每天都能看到花猫的身影,它几乎每天都在院子里闲逛。时间一久,花猫的胆子也越来越大,不像有的流浪猫胆小如鼠,见到人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花猫不但怕生人,而且见有人来它反而会主动地去亲近人,接近人,甚至会围着人前后转悠,“咪咪”地叫着,那意思无非讨人喜欢,叫人给它食物。如果你不理它,它会“变本加厉”,用它那长长的尾巴或者身子“碰”你的裤腿,分明是在与你套近乎,感觉你就像是它的主人,它就像似你喂养多时的宠猫。其实你与它

八竿子占不到边。但是,就这样一只流浪猫用它“巧妙”的生存技巧,让小区里的人收留了它,接纳了它。渐渐地我发现好多人时不时会从家里拿些食物来喂它。

花猫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,白天基本上都在睡懒觉,与众多猫不同的是它爱睡在车顶上和围墙上,或者趴在,或者仰卧,四脚朝天,一副懒洋洋的相。你若赶它,它都不走,最多用眼睛看你下,翻个身又眯起眼睡,好像知道你不会伤害它,所以就显得十分的放松自如。如果你真的赶它,它会突然跃起,然后伸伸懒腰,飞速离你而去。其实小区里从来没有谁特意去伤害过它,久而久之,花猫也就摸熟了人的脾性,一般人见它不轻易逃跑。

不过我觉得花猫也有它烦恼的时候。小区里一住户家有条小狗,每天主人都会按时带小狗出来遛弯,狗与猫像天生的一对敌人,针尖对麦芒——势不两立,一见面就你争我斗,互不相让。小狗会变着法子追咬花猫,花猫也不甘示弱,竖立起全身毛发,摆开角斗的架势,嘴里不停地

发出“呼、呼”的吼叫声,并露出锋利的牙齿和爪子,随时迎接战斗。小狗见到花猫这架势往往会避其锋芒,暂不与相争,退到远的地方大声狂吠。不过小狗要想追到花猫也并非易事,小狗只能在地上奔跑。而花猫不仅在地上身轻如燕,并且还会爬树、上墙,所以小狗只能在花猫的屁股后喘着粗气来回狂奔,眼巴巴地望着花猫的身影一个劲地狂吠,难以奈何到花猫的皮毛。这种“战争”天天在院子里上演,我当真佩服小狗和花猫敢于斗争的顽强精神。

如今每每听到院子里有小狗叫,肯定是小狗在追猫,因为那已成为狗猫“游戏”之必修课。我通过仔细观察,花猫能认清敌我力量的悬殊,一般不会主动挑起争端,一旦发生争端,往往会进行自卫反击。但是,花猫总是以和谐为重,除非其熟睡,如果是醒着,小狗放风时花猫会躲得远远的,这可能就像人们常说的——敬而远之,懒得跟你烦。呵呵,这可能是我的猜测,也可能自然界中有些动物天生就是这样生性好斗,像小狗一样,与猫斗——其乐无穷!

### 盛夏

■周家海

中午时分  
 蝉鸣的鸣叫像锯齿  
 噬咬着人们的听觉神经  
 风一动不动地  
 趴在寂静的树梢  
 窥视着头顶的烈日

阳光的雪片  
 像白花的棉絮  
 铺天盖地  
 在天地之间铺展与绵延  
 在堆积着岁月的同时  
 也堆积着成长的烦恼与深沉  
 的凝思

一名打着赤脚的少年  
 静静悄悄  
 不留痕迹地走过了一截  
 被人们唤作童年的美好时光  
 犹记当时  
 他一只手攥紧了一根  
 竹梢粘有一小坨黏稠蛛丝的  
 纤细竹竿  
 另一只手则攥紧了一只灰蝉  
 和那怎么也撵不紧的——  
 洒漏了一路的吱吱斯斯的灰  
 白的蝉嘶



乐钓栖霞

我的龙千岛 摄

### 我爱沙龙

■云林客

我们是龙的传人。中华神龙能够飞天入海,降灾除妖。龙,在我们心目中,在我们生活中,具有崇高的地位。传说中的龙,像兽像鱼又像蛇。蛇,还称为小龙。有些形似的东西,取名也含龙字,比如以前的水车就称龙骨水车。有些活动,称为接龙,那些成语接龙也是一节一节相连的,一环一环相扣的,都与龙相连,如人流物流称车水马龙。如书画创作称龙飞凤舞。这几年,淳安板龙、舞龙、灯笼、草龙也在民间飞舞起来了。

关于沙龙,就像人名、地名一样,我从来就没考究过,到底与龙有什么关系。读大学时,学生会组织一些活动,常常称为沙龙。有些就是讲座,有些则是文艺活动,大家可以提问、交流。这多少有点像接龙游戏。试想这大概也与龙有关,只是像沙一样,不是那么紧密严格罢了。虽然没什么社会经验,我也不那么心中害怕。想听就听,想玩就玩。熟不熟,都敢说上几句,对不对,也会反驳一下。沙龙嘛,就是一

次聚会,交流才会愉悦,沟通才能成龙。但是,也不能太严肃,太拘泥,否则就失去了沙的本性,失去了自由个性,像干打垒,岂不死龙一条,哪来生龙活虎气象。

我爱沙龙,是因为爱它这样一种形式,这样一种氛围。工作以后,活动就是活动,会议就是会议,从组织到程序,从通知到纪律,挺简单的事情,搞得有些复杂,挺轻松的事情,搞得有些严肃。快乐缺失了,效率不见了,一切交给了身外的规章制度,一切交给了所谓的权威。

沙龙离我远去,变得有些陌生。冷不防,县作协朋友告诉我,他们将举行一次文学沙龙,让我给讲一次淳安历史文化讲座。对于讲座,我心生恐惧。因为,长期以来,所谓讲座,已然成为专家的专利。他讲他的,我听我的,没有互动,更不可挑战。我很乐意与淳安的乡土作家们交往交流,但断不敢把自己放在专家的位置。自己对淳安历史文化毕竟接触不久,了解不深,研

究不透,仅仅涉及表面之皮毛而已。所以,就从自己对沙龙的理解上讨价还价。既然是沙龙,就不用怎么正儿八经了吧,宽泛谈谈就行了。抛砖引玉。他们说可以,所以我就在沙龙上胡扯了一番。

沙龙过了,收获了思想,加深了友谊。对沙龙有点挥之不去。回来后,特意上网查查什么叫沙龙,为什么叫沙龙。哇!自己的想象,理解虽然搭上界,搭了边,却也相差很远。沙龙,其实是意大利语的音译,原意是大客厅,是画廊,是陈列艺术品房间。后来进入法国,引申为贵妇人在客厅接待名流或学者的聚会,是谈论艺术、玩纸牌和聊天的场合。沙龙,原来与文化艺术有关,很高雅。但沙龙真的不死板,以自由谈论为主,以交流交际为主,以志同道合为主。沙龙两字,以沙的自由,龙的关联,来表现这样的聚会和交流,倒也形象。难怪我的臆想八九不离十。我爱沙龙,更爱译者,虽然不知道这位聪明的译者是谁。